

*The Riddle of the Sands*

# 沙岸之谜

[爱]厄斯金·柴德斯◎著

谢幕◎译



世界间谍小说肇始之作 入选《观察家报》“百大经典小说”

本书是英国海军部建立新海军基地的主要原因。——温斯顿·丘吉尔

*The Riddle of the Sands*

# 沙岸之谜

[爱]厄斯金·柴德斯◎著

谢幕◎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岸之谜 / (爱尔兰) 柴德斯 (Childers, E.) 著; 谢幕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5.7

(世界间谍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 THE RIDDLE OF THE SANDS

ISBN 978-7-5155-1253-2

I. ①沙… II. ①柴…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4144 号

THE RIDDLE OF THE SANDS by ERSKINE CHILDER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沙岸之谜

SHAAN ZHIMI

---

|      |                                     |
|------|-------------------------------------|
| 作 者  | [爱] 厄斯金·柴德斯                         |
| 译 者  | 谢 幕                                 |
| 责任编辑 | 朱策英                                 |
| 文字编辑 | 刘艺炜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10.75                               |
| 字 数  | 269 千字                              |
|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刷  |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书 号  | ISBN 978-7-5155-1253-2              |
| 定 价  | 29.80 元                             |

---

|      |                                         |
|------|-----------------------------------------|
| 出版发行 | <b>金城出版社</b>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
| 发行部  | (010)84254364                           |
| 编辑部  | (010)64271423                           |
| 投稿邮箱 | gwpbooks@yahoo.com                      |
| 总编室  | (010)64228516                           |
| 网 址  | http://www.jccb.com.cn                  |
| 电子邮箱 | jinchengchuban@163.com                  |
| 法律顾问 |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

# 前言

关于本书的缘起，我在此略作交代。

去年 10 月，我的朋友卡拉瑟斯来拜访我，在我答应保密之后，他给我讲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冒险故事——也就是本书所写的故事。在此之前，我和其他人一样，只知道他最近与一位叫戴维斯的先生乘游艇出行，而这次出行对他的行为习惯和为人处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卡拉瑟斯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又与我的研究有关，于是我加了一些自己的推断。总之，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卡拉瑟斯说他回国后即刻将航行期间发现的重要情报报告给了相关的政府部门，而对方还有些将信将疑，或许是因为他们自身缺少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相信，政府利用这一情报避免了一次国家灾难。之所以说“他相信”，因为当时是一定可以躲过灾难的，而不能确定的是政府内部是否对这一份情报的价值进行了争论。因为一旦情报

的可信度被质疑，它就基本丧失了功能。

不过，在将情报告诉当局之前，卡拉瑟斯和戴维斯先生也有过一段时间的纠结。至于原因，将会在后文说明。受个人情感影响，他们本来决定搁置此事。但事实逼得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似乎历经艰难从德国政府得来并及时传送到英方的这个情报，对于英方政策只产生了暂时性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安全确实被忽视了。他俩现在决意要把故事公开。卡拉瑟斯来找我，其实就是想就此征询我的意见。这件事最大的顾忌在于，一个名声显赫的英国人将因此受到波及。除非有高明的手段，不然这个人的身份一旦被知晓，就会有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夫人将会因此饱受痛苦和屈辱。确实，流言蜚语最是伤人，现在就已经有半真半假的流言在传了。

几经权衡，我最终还是决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觉得，给个人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控制；而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若这样的事情成为整个国家的常识，将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故事的出版已经得到了一致同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大胆呈现卡拉瑟斯和戴维斯的关键故事时，将他们温暖的人性剔除。我很反对这一点，首先，是因为它将激化而不是平息现有的谣言；其次，这样的叙述形式并不具备说服力，事件和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规避、删减或压缩只会让读者觉得这是一个炮制的故事。确实如此，我仍然赞成更大胆一点，希望这个故事可以尽量简洁、尽量符合事实，同时诚恳地给读者以娱乐享受，并吸引更多的读者。甚至我都不想匿名。不过，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还是必要的。

简而言之，他们寻求我的帮助，而我决定帮他们。根据我们的安排，由我来做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卡拉瑟斯则需要将他的日记给

我，并从他自己的角度事无巨细地再给我讲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询问”阶段。而戴维斯先生需要把图表和地图给我，并向我坦诚一切细节。因此，整个故事根据前面两个人的口头讲述，用幽默的笔调进行加工，既呈现光明面也不掩饰黑暗面，如实写就。不过还需受到下面几项限制：故事发生的年份要更改；故事中的人名要虚构。另外，为隐藏人物的身份，我还掩盖了英国人物的些许自由特性。

别忘了，这些人现在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发现某个主题写得有些犹豫，那也不要责怪编辑。因为无论编辑有名与否，他们都是宁愿少说，也不愿说不恰当的话。

厄斯金·柴德斯

1903年3月

# 目 录

|     |      |          |
|-----|------|----------|
| 001 | 第一章  | 一封来信     |
| 009 | 第二章  | “达尔西贝拉”号 |
| 023 | 第三章  | 戴维斯      |
| 034 | 第四章  | 回忆       |
| 044 | 第五章  | 等待北风     |
| 053 | 第六章  | 施莱湾      |
| 061 | 第七章  | 消失的一页    |
| 075 | 第八章  | 间谍       |
| 089 | 第九章  | 舍命陪君子    |
| 100 | 第十章  | 戴维斯的机会   |
| 109 | 第十一章 | 探路者      |
| 119 | 第十二章 | 我的新想法    |
| 130 | 第十三章 | 戴维斯的爱国热情 |
| 136 | 第十四章 | 沙洲岛的第一夜  |
| 146 | 第十五章 | 本赛希埃尔    |
| 154 | 第十六章 | 范·布朗宁中校  |

|     |       |           |
|-----|-------|-----------|
| 172 | 第十七章  | 一场误会      |
| 185 | 第十八章  | 皇家护卫队     |
| 191 | 第十九章  | 与多尔曼小姐见面  |
| 205 | 第二十章  | 一本泛黄小书的背后 |
| 218 | 第二十一章 | 麦默特岛之谜    |
| 232 | 第二十二章 | 四人秘密会议    |
| 245 | 第二十三章 | 改变策略      |
| 260 | 第二十四章 | 鸿门宴       |
| 276 | 第二十五章 | 归来        |
| 289 | 第二十六章 | 7个“希埃尔”村庄 |
| 302 | 第二十七章 | 偷渡的运气     |
| 316 | 第二十八章 | 回家        |
| 326 |       | 后记        |

## 一封来信

我读过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因响应国家号召而不得不长期生活在绝对孤寂之中，对他们而言，穿戴整齐参加晚宴已成为一种法则，他们需要以此来保持尊严并防止自己变得粗俗野蛮。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或许其中还掺有一点自我意识，几年前9月23日的晚上7点，我在蓓尔美尔街的房子头为晚宴梳洗打扮。此时若拿我和某个缅甸的长官作比较，我兴许还能占上风。因为说话难懂的缅甸官员很可能是一个感觉迟钝、举止粗野的人，至少是个天性孤独的人，而我——一个有身份、讲时髦的年轻人，我知道什么人属于什么样的俱乐部。我在外交部工作，前程无忧，兴许还能有一番大作为。像这样一个热衷于社交活动的人，要是不幸在9月的伦敦忍受孤寂，自我感觉就像是慷慨殉道。我用“殉道”这个词还算轻了，实际情况更加糟糕。一个人若觉得自己像个烈士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可我真正的悲剧在于我已经过了那个阶

段。8月中旬那会儿，朋友们还纷纷对我表示同情，后来安慰也日渐减少了。我想莫文酒店派对上的人是想念我的。阿施莱夫人自己也曾以最善意的方式表达过这个意思。我在信中说由于公务缠身，我不得不待在岗位上。“我们知道你现在有多么忙，”她在回信中写道，“但愿你不要劳累过度，我们都很想念你。”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到户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他们承诺要写信表达一下慰问，可却时不时拿我取笑，就像那些看见船马上就要沉于是弃船而去的人一样。而我，却在这痛苦中觉出一种冷酷的快乐，在我的世界最终消散在天上翻腾的大海四风之中后，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享受了头一两周的时光。

我开始假装对剩下的五百万伦敦人感兴趣，并用上不了台面的讽刺性语言写了几封状似聪明的公开信，含蓄地指出我目前的痛苦境地。不过我也在信中暗示了自己很想得开，在这死一般沉寂的季节里，在伦敦的包围下，也能找到些许精神上的愉悦。我甚至还合情合理地鼓动别人跟我一起。虽然我应该最喜爱这种孤独，但我肯定也会遇到一群跟我同病相怜的人，他们可没办法像我这样豁达，对悲惨境遇淡然处之。下班之后，我们会一起喝咖啡，或者去河上划船。但我从来都不喜欢在河上划船，那么多人吵吵嚷嚷，显得粗俗不堪，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所以我中途从“户外透气小组”退出。H先生邀请我一起在河边歇宿一晚，并在第二天早上跑步进城，我也婉言谢绝了。我和凯特斯比斯的家人在肯特共度过一两个周末。不过听说他们把房子租出去跑到国外度假时，我并没有伤心欲绝，因为我发现这种放松的方式并不适合我。而我对于《新天方夜谭》中讲述的迷人冒险旅程的渴望也渐渐消退，我敢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这种渴望，我曾在几个晚上走进苏豪那些阴森的地方，甚至朝

东走得更远。但最后这种渴望还是在一个闷热的星期六晚上给压了下去。当时我在拉特克里夫高速公路一座气氛沉闷的小型音乐厅中待了一个小时，旁边是一个一个燥热难耐的肥胖女人，她不时喝几口冰镇烈啤酒提神。

9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不再试图排解自己的郁闷情绪，而是尽量适应来往于办公室、俱乐部和住所这种三点一线的生活。可现在我却面临一个最严峻的考验，因为我突然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我以为必不可少的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需要我。阿施莱夫人让我确信大家都深深地想念我，这实在是用心良苦；但F的一封信（他也参加了派对）却让我幡然醒悟，上面写着“匆匆写就，恨不得一笔十行”——当时给他的信我可是花了心思的，但他的回信却是这般姗姗来迟而且敷衍了事。那时我才明白，即使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也不会因此而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甚至连为我叹息两声的人都没几个。阿施莱夫人在信里说“我们所有人都很想念你”，可即便是我以为一定包含在这“所有人”当中的那些人其实也没有真正想念我。而我表妹内斯塔的来信更是给了我当头一击，她在信中写道：“现在你不得不在伦敦经受炙烤，滋味一定不好受吧。不过这对你来说总归是一件好事（这残忍的小巫女！），毕竟你做了这么有趣而且重要的工作。”这可能是对我的报复吧，因为我总是给亲戚朋友造成一种错觉，使得他们以为我在外交部“担当重任”。尤其是近来常与我共进晚餐的少女们，她们那么信任我、崇拜我。这种错觉到最后甚至连我自己都信以为真了。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的工作既不有趣也不重要。主要就是打打杂，没事的时候抽根烟；告诉别人某人不在，大概会在10月1号回来，或者缺席12点到2点钟的午餐；空闲时间就写写不够保密级别的外事报告，再把这些报告事

项做成严谨的一览表。倒不敢说自己是被乌云遮住的太阳，但我现在确实感觉是被囚禁在这个地方。我有时会觉得那些高高在上的重要人物就是这种所谓的“乌云”，他们一时的心血来潮会打乱底下的人精心安排的假日计划。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本打算和K君一起去怀特霍尔，K君很喜欢那儿，可计划最后却泡汤了。

回到9月23号晚上，当时我正为晚宴梳洗，可有一件事却让我很闹心。只要在这个死气沉沉热得发酵的城市再待两天，这软禁一般的生活就能结束，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最讽刺的是，除了伦敦我竟然无处可去！莫文酒店的派对已经结束。我痛苦地明白了一件事，聚会上的人非但没有想念我，反倒拿我开玩笑，说我订婚了，这实在是让人气愤。我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真是失败，继而心中生出了一种凄凉的愤世嫉俗感，这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带给我的挫败感。记得7月份我拒绝了一个邀请，当时还以为自己被人需要，甚是满足；可现在回想起来，它却幽灵似地变成了我的折磨。可是，至少也应该有一样东西能够让我振作起来吧，可办法想尽了，我也没能让自己轻松一点儿。有时候一想到自己像个战利品一样，被那些好斗的女人明争暗抢，我就觉得特别崩溃。估计真正待见我的也就是那些正在艾克斯照顾我父亲的人吧。可是我又觉得他们太平庸了，让我喜欢不起来；再说，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去我在约克郡的家了，而我无法以一个伟大先知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简而言之，我现在真是郁闷透了。

这时，阶梯上传来熟悉脚步声，我知道接下来威瑟斯会敲门进来。（我所在的楼里多半是些做事的人，他们也不怎么讲究礼节，刚开始我还觉得挺有意思，但现在也就习以为常了。）威瑟斯貌似正经地递给我一封印有德国邮戳和“紧急”字样的信。当时

我刚穿好衣服，拿着钱包和手套正准备出门。我坐下来把信拆开，这种略带兴奋的好奇让刚才的郁闷情绪烟消云散。信封背面还写有一行文字：“抱歉，还有一件事得拜托你——请帮我从凯利·尼尔森商行买一对船上用的松紧螺丝扣，尺寸要3×8的，镀锌。”信的内容如下：

“达尔西贝拉”号

弗伦斯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亲爱的卡拉瑟斯：

收到我的来信，你一定很惊讶吧，因为自从上次见面以后，我已经许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觉得待会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唐突，因为我不知道目前你的工作生活是怎样安排的。要是你在城里，很可能正被各种事情缠得脱不开身。所以我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问问你是否愿意同我一道驾游艇出去航行一番。我希望还能打些鸭子，我知道你对射击很在行。我依稀记得你以前也驾过快艇，虽然具体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我现在在石勒苏益格海湾——波罗的海一处驾艇的好地方。这儿风光秀丽，要是能坐上游艇游览一番，肯定棒极了。天气够冷的话，这儿很快就会聚集大群野鸭子，到时我们就能大猎一番。我是8月初启程，取道荷兰和弗里斯兰岛来到这儿的。我的搭档有事先回去了，所以我现在迫切需要一个伙伴，我可不想整天躺在床上蹉跎时光。如果你能来的话，我真的会很高兴。来之前先给我发个电报。我想，法拉盛经汉堡会是你的最佳选择路线。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几项检修工作，等你坐火车大驾光临时，保证快

艇一切准备就绪。记得带上你的枪和几张防水布；你也不介意去兰开斯特买把枪带过来吧？再带一些油布。最好捎来几件卖 11 先令的那种夹克和裤子——不要“游艇”牌的；要是你想画画的话，也可以把你的绘画工具一同带过来。我知道你的德语说得好，这会帮上很大的忙。老兄，原谅我的冒失，不过我还是感觉自己会幸运地等到你来。不管怎样，我希望你过得好。

你的挚友

阿瑟·H. 戴维斯

9月21日

另：可以再带一个棱镜式指南针过来吗？再加上一磅的雷文混合剂。

我觉得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可当我把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时我又对此产生怀疑。之后我晃荡到了沃伊尔大街，这是我每晚回家的必经之路，从这儿可以到我经常去的那家俱乐部。住在坡尔公寓的人都不怎么体面，所以也就用不着跟谁寒暄打招呼。能见着的要么是些逛完公园回来很晚的人，推着婴儿车，后面跟着几个骂骂咧咧的脏小孩；要么就是些乡下来的游客，恨不得天一亮就出门，日落西山再回来，找到旅行指南上的每一个景点；还可以见着一个警察和一辆拉砖的马车。要说我去的这家俱乐部也是奇怪，要是刚好碰着它关起门来搞卫生，那就算白跑一趟了。即便能进去，也会让人觉得尴尬难堪满肚子气。俱乐部里不多的几个成员都有些古怪，穿着也是古里古怪，让你忍不住想他们究竟是怎样混进来的。在俱乐部别想找到你要的那份周报，晚餐难吃得让你想骂人，通风更是

糟糕透了。而所有这些不好的事情今晚全给我遇着了。然而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有一种感觉，也不知这感觉从何而来，不过这应该跟戴维斯的信没有关系。9月末驾驶游艇在波罗的海猎鸭子赏风景，光是想想都让人高兴得颤抖。以前考兹也有很多让人开心的派对，酒店旅馆也多，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8月份坐上蒸汽快艇在法国海域游弋，亦是非常享受的事情。只是戴维斯说的这艘游艇到底怎么样呢？根据戴维斯说的，这艘游艇似乎还有一定规模；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戴维斯应该没有钱可浪费在这种奢侈品上吧。

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了戴维斯这个人。我和他是在牛津认识的——并不是一开始就熟识，我们只是参加了同一个社团，经常见面。我觉得他总是精神奕奕，性格单纯，为人谦虚谨慎——不过他也确实没什么骄傲的资本。生活就是这样，很多你先前喜欢或熟络的人日后都会疏于联系——我和他就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年毕业的，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我在法国和德国待了两年学习语言；而戴维斯因为在印度内战服役期间吃了败仗，退役后便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之后我们只见过几面。虽然我承认过去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努力维持着我们之间的友谊，可我发现，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有本质的分歧。自从进入社会以来，我的事业还算发展得不错；工作之后和他见过几面，一番交谈下来觉得两人几乎没什么共同话题。戴维斯对我的朋友似乎一无所知，对穿着也不讲究，并且我觉得他很无趣。我一直都觉得他能有艘小船开就挺不错了，所以这次他说要驾驶游艇，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想起上大学那会儿，他劝说我们同他一起驾无甲板船去海上待一周，在东海岸的海上航行，除了弄得一身脏泥外，其他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最近我又从别人那儿听到了他的一些事情——具体是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最

后，我想通了：别再纠结这个问题，去戴维斯那儿也行。反正我原本的计划也被打乱，“殉道”也没能成功；那么10月份同这个不怎么待见的古怪家伙在冰冷刺骨的波罗的海待一段时间，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我抽了几根烟，思绪又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是不是还有其他选择？可想来想去发现自己还真就剩这一条路了。在这一年之中最不宜人的时节冒险去波罗的海，至少有一种悲壮的豪情。

我再一次把信纸展开，看着那饱含感情却写得有些断断续续的句子，我突然觉得自己刚刚都忽略掉了这张薄薄的信纸所承载的昂扬兴致和真挚情谊，这封信仿佛给房间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仔细再读一遍，才发现字里行间好像预示着海上的生活并不会那么轻松。说是“风景如画”，那秋分时节的暴风雨和即将在10月份到来的大雾难道也算是“风景如画”？每一个理智的游艇老板现在都应该是在付工资打发船员回家吧。信里还说“应当会有鸭子”——含糊，多么含糊的说法。“如果天气够冷的话”——寒冷和快艇驾驶之间似乎没多少联系。还有他的伙伴都离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不要‘快艇’品牌”，为什么不能买这个牌子？游艇大小，舒适度以及有没有其他船员——这些都没说；这么多该说的事情都没说，真是令人恼火。还有，为什么一定要“棱镜式指南针”？后来，我索性翻起了杂志，又跟老伙计玩了会儿扑克游戏，没办法，盛情难却。之后，我就回屋睡觉了，也不再想这是不是上帝善意的安排。说真的，我并不喜欢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来表达友谊。

# “达尔西贝拉”号

两天后我就在法拉盛登了船，口袋里揣着一张去汉堡的船票。这个决定或许有些奇怪，但要是考虑到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可能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你们也许或多或少地觉得我是铁了心要干件不寻常的事情，或许还会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恐怕到时候连我自己都会后悔这个决定。不过，我还真就豁出去了，这样我才可能不被任何人干扰，在遥远的波罗的海好好享受一番。

事实上，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我又有了之前提到过的那种莫名感觉，让我忍不住去衡量这件事的利弊得失。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这次其实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去帮戴维斯的忙——因为他说需要个帮手，并且好像确实需要我过去。这个想法差点让我打消所有疑虑。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天到办公室时，我让助手卡特给我找一幅大点的德国地图来，并帮我找出弗伦斯堡的位置。后面这件事或许我可以自己做，不过让卡特有点事情